

“国破山河在，这块土地是永远拿不走的。”

那人默默地点点头。

镁光灯闪烁处，留下了三张悲怆的面孔和一地破碎的家园……

# 万物生长

WANWU  
SHENGZHANG

符利群 著



# 万物生长

符利群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物生长 / 符利群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80743-915-8

I. ①万… II. ①符…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5733 号

## 万物生长

---

著 者 符利群  
责任编辑 卓挺亚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 315040)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68 千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43-915-8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8
第三章 .....	18
第四章 .....	23
第五章 .....	29
第六章 .....	37
第七章 .....	45
第八章 .....	50
第九章 .....	56
第十章 .....	61
第十一章 .....	68
第十二章 .....	76
第十三章 .....	85
第十四章 .....	97
第十五章 .....	109

第十六章 .....	122
第十七章 .....	131
第十八章 .....	146
第十九章 .....	159
第二十章 .....	172
第二十一章 .....	188
第二十二章 .....	203
第二十三章 .....	213
第二十四章 .....	223
第二十五章 .....	232
第二十六章 .....	242
第二十七章 .....	249
第二十八章 .....	258
万物其名(代后记) .....	266

# 第一章

这一年的九月太热，热得人喘不过气。太阳高高地悬在南山城的上空，停滞不走，只顾铺天盖地洒下白花花的光芒。江面泛着刺眼的白光，街面也泛着白光。热到极点，阳光变成了苍白色，刺亮得眩目，让人阵阵发晕。

南山城八字桥边看相的李铁嘴，为南山城人看了几十年相，看相之余，总是抱怨老天一年年热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一大清早来到八字桥脚，被日光与热气逼仄着，不得已拖着看相桌一点一点往树荫躲，躲到无可躲处，便恨声咒骂起来：“这鬼头天，咋不来场大雨？”

像是应了他的话，过了会儿，远处天边一点一点移过来大块云团，慢慢遮住了太阳。整个小城阴凉下来。李铁嘴晃着脑袋，颇是得意自己的一张铁嘴。

一群拿碗拎棍的人们从他身边经过，衣着褴褛神情憔悴，怯生生地向他讨要。李铁嘴便闭眼作瞌睡状，从眼缝里斜斜向外窥视，那些

人沿街沿户乞讨，有气无力地呻吟着：“嫂嫂，给点吃的啊。”“老爷，讨一口吃的，给一口饭啊。”伏夏的南山城，街头巷尾挪动着许多这样的人。穿着体面的人走过这里，一个个皱眉捏鼻，踮脚绕过他们，嘴里抱怨这肮脏世道。有人教唆家中的狗驱逐他们。狗扑上前去狠狠地撕咬，讨饭人身上血肉模糊，大声哭号起来。街上乱作一团。

李铁嘴叹息着摇摇头，颇感不忍。他轻摇破芭蕉扇，眯缝着斗鸡眼，看乌云堆砌的天，随后一拍黄杨木牌，喝道：“风雷急，风云动，民国世界要动刀兵了……”

南江边的鸿昌米行仓库里忙忙碌碌。米行掌柜郑金宝指挥工人们把大米从仓库扛到码头旁的米船上。郑金宝大声吆喝，不时斥责工人偷懒。工人们忍声吞气，像牛一样埋着头默默地搬运。一个工人搬起一袋米，忽然发现有双脚高高搁在米袋上，吓得大叫一声：“妈呀，有死人！”

工人们围过来。郑金宝疑惑地过来，只见那双脚一动不动直挺挺地搁在米袋上，鞋子破损得不像样，鞋头露出脚趾，趾头满是污泥。郑金宝逼着那发现的工人爬上去看个究竟。工人战战兢兢上前，脑袋一点一点往前探去。众人屏气凝神提心吊胆等着。那工人忽然停下，眼睛发直，瘫软下身子，一屁股跌坐在米袋上：“妈呀，你开什么玩笑啊！”满脸不知是哭是笑的表情。几个工人七手八脚爬上去，看见这把把人惊吓得不小的脚的主人，在米袋上摊手摊脚睡得呼呼打鼾。他们拍打他，大声喊：“起来，快起来！”

郑金宝大为恼火，一是惊吓不小，二是这一来耽搁了不少干活的时间。他提着棍子爬上米袋，厉声斥道：“哪个懒鬼，不干活，还敢睡大觉。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就不知道我是开颜料铺的——”睡着的人睁开眼，眼疾手快挡住挥向他的棍子，打了个呵欠，懒洋洋地撑起身：“这米行啥时候改颜料铺了？郑掌柜，跟你说过不要动不动挥棍子，会打伤人的。”郑金宝的舌头打了结，举着棍子的手慢慢软下去，笑意浮上脸孔：“表少爷，你，你怎么睡这里？好好的睡房你不睡，怎么跑这里了？”

鸿昌米行老板何炳昌的远房侄子兼米行管事何雨农，跳下米袋，拍拍身上的米屑，说：“昨晚从江苏运来了三汽车米，这一路上，齐燮元和卢永祥打得热火朝天，我们东躲枪眼，西避炮灰，晚上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回来米袋上一靠就睡了——怎么，你觉得我不该在这儿睡个觉？”“不不不！”郑金宝忙不迭摇头摆脑，“你该睡，你该在这儿睡——不不，我的意思是——咳，表少爷，算我的棍子不长眼，扰了你的好梦，我向你赔礼道歉。表少爷，晚上我在知味馆请客，好好慰劳慰劳你这一路辛苦。”何雨农拎起外衣甩在肩头，往外走去，说：“免了吧郑掌柜，你这一请客，不知道会把这顿酒菜钱盘剥到哪几位兄弟身上。我可咽不下。”

郑金宝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工人们吃吃地笑。何雨农接着说：“对了，郑掌柜，虽说现在米价高，可兄弟们干活这么辛苦，你可不能亏待他们，能吃干的最好不要吃稀的，不然大家干不动活了，到底我们还是开米行的，是不是？”工人们抱怨起来：“是啊，表少爷，我们连早饭



还没吃呢。郑掌柜说干完活，早饭中饭连着一块儿吃得了。”“郑掌柜，我没力气扛米袋啦。”郑金宝忍着气：“好了好了，才扛几袋米，就哇啦哇啦叫个没完。陈三你去街上买篮油饼，赶紧填饱这群饿鬼的肚子。”又挥着棍子大喊，“还不赶紧干活？！何老板说了，要趁早运到宁波卖个好价钱。这年头米跟珍珠一个价，过了这时辰能卖出好价吗？快，快快！”

何雨农听闻此言，停下脚步，回头看工人们搬运。郑金宝恭维地笑着，他一直弄不清，这老板的远房侄子兼米行管事的何雨农，将来到底会成为何家的哪个角色。如果仅是米行管事，他大可不必处处防范恭敬有礼；但，如果成为何家人——也就是说，有成为何家上门女婿的可能，那就另当别论，他当然得给自己留个余地。

何雨农的目光从仓库移到码头，移到满满一舱的米船上。他闭了闭眼，眼前浮现出一路而来的枪声炮声，灰飞烟灭。一路上向他要米、要饭的一只只青筋暴露的手，一张张刀削似的菜青色面孔，一双双呆滞失神没有光泽的眼睛，一声声呜咽凝噎的哭泣……他叹了口气，睁开眼，把眼前的一切挥去，外衣顶在头上，迈开步子走出去。

何家大院，浓荫蔽日绿影匝地的清凉阁里，躺在竹榻椅里的何炳昌何老爷，一边拿毛巾抹着汗，一边抱怨着热天。旁边，他的女儿何玉瑶在给他打扇，劝道：“爹，心静自然凉。你一说热，就真热了。来，喝一碗绿豆汤。”何炳昌仰起身子，何玉瑶扶了他一把。何炳昌接过女儿递过来的碗，喝了一口，满意地点点头，叹道：“煮得很透，放了冰块，倒

也凉多了。”

十二岁的何子敏也在喝绿豆汤，听母亲这一说，端着手里的碗，默默出神。他的面色白净瘦秀，身子瘦瘦长长，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何子朴喝完汤，抹抹嘴角，说：“冷，冷，冷，真冷啊。我冷得上牙在跟下牙打架。——可是，妈，我怎么还觉得热啊。”十岁的何子朴茁壮结实，浓眉大眼，非常活泼机灵。何玉瑶笑了，朝两个儿子摇扇，说：“真能说冷就冷，说热就热，子朴，这老天爷真成我们家里人啦。”何子敏说：“妈，我心里在念‘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念了三遍，真是不觉得热得难受了。”何玉瑶捏捏儿子的鼻子：“子敏，你的心思就是灵透，一点就通。以后好好读书，做个有学问的人。”

何炳昌看着两个外孙，说：“放在前清那会儿，子敏能考个文举人，子朴呢，就考个武举人。我老何家一文魁一武魁，走在南山城里，哪个还敢说我们何炳昌光有钱没学问？哈哈哈。”何玉瑶笑着说：“爹，都民国十三年了，科举废了快二十年，你还惦记着前清，醒醒吧。”何炳昌摇摇头：“前清也好，民国也罢，一朝天子一朝臣，都是打打杀杀，抢着坐天下。我们做生意的多赚点钱才是正理。”

何子朴爬上院子里的假山，白花花的太阳下，黑黝黝的面孔愈发油光锃亮，他挥挥手，叉着腰，有模有样地说：“那我就问问我们家的老天爷吧。老天爷，你，不许再热下去了。你，赶紧把热气收起来，赶紧打个雷……”果然，很远很远压过来一阵隐隐约约的轰隆声。

听的人都齐齐怔住了。很快，轰隆声逼近了，响亮了。像雷声，又不太像。因为天还是大亮着，蓝得刺眼的天空没有一丝乌云。何玉瑶连忙

把儿子从假山上拖下来。何炳昌和何玉瑶听了会，对看了一眼。何玉瑶说：“不是雷声……”何炳昌说：“是炮声。”然后整个身子一下子从竹榻椅上挺起来，神情紧张。何子敏看见外公的耳朵竖起来，像兔耳朵似的，还一抽一抽的。他觉得好奇又好笑，对何子朴挤挤眼，指指外公的耳朵。兄弟俩瞅着外公的耳朵。何子朴还大胆地上前揪了一下。

何玉瑶说：“远着呢，爹，不会打到南山来的。听说，卢督军的部队和齐燮元的部队在上海青浦那一带打得很凶，浙军吃了好多亏。都说卢督军快挡不住了。”何炳昌凝神听了会儿，断言道：“听这炮声，像是北面铁路那一带传过来的。”“可能是打到杭州去吧。”父女俩缄默了会，看看对方，彼此的心思都差不多。

“这场仗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完。但愿玉溪没调到这里来。”何炳昌忧心忡忡，嘴上这么说，其实底气不足。“爹你放心，不会这么巧的。”何玉瑶安慰他。何炳昌长长叹了口气，站起身：“当初让玉溪当兵，原想着乱世出枭雄，我们何家有财无势，以后弄个一官半职，也好光宗耀祖；没想到，说打仗还真的打起来了，真刀真枪一点也不含糊。失算啊失算，玉溪要有个三长两短……呀呸呸——祖宗保佑，祖宗一定会保佑的。子敏，子朴，去祖堂拜拜，让祖宗保佑舅舅平平安安，升官发财，何家鸿运高照，大富大贵，百世其昌。”何玉瑶扶着父亲，对两个儿子说：“子敏，你去厨房说声，晚上的火腿冬瓜汤烧得清淡些；子朴，你跟祥伯说，整理整理祖堂，妈和外公随后就到。”

两个儿子走开。何玉瑶对父亲说：“爹，我有件事跟你说。”“不要用这样的口气说话，你这一说，我知道准没好事。”何炳昌还笼罩在刚

才的担惊受怕里,对何玉瑶的话并不热衷。何玉瑶说:“最近乡下饥荒闹得很厉害,都在剥树皮吃了,饿死的都有。进城讨饭的人好多,你也是看见的。我家米行的米价别往上涨了,价格往下压一压吧。”何炳昌板着脸说:“玉瑶,早就跟你说过,米行的事你不用管。管账有雨农,搬运有伙计,你只管做你的千金小姐好了。”

何玉瑶笑:“爹,你就我一个女儿,哥也不是钻钱眼子的人,我们家挣这么多钱干什么?得行善处且行善,那些饥民……”“要你别管,你怎么这么多事?”何炳昌大声说,用手里的文明棍狠狠地往下一顿。近几年南山城的大小老板都赶时髦,进进出出拄着根油光锃亮的文明棍,有的还戴洋气的墨镜,他便也未能免俗地拎了根棍子走来走去,自己也觉得很神气。

何玉瑶扶着何炳昌的手放开了,俏脸一下子结上冰。何炳昌赔起笑脸:“玉瑶,你心善,爹知道。爹不是发国难财,也不是见钱眼开见死不救。十年前,爹看走眼,把你嫁错了人家,害得你吃了好多苦。好在那狗崽子死了,爹把你接回家,就想多赚点钱,跟两个宝贝外孙好好享享福,以后再给你找户有钱人家……”“不用说了。米行的事我不管,我的事你也不用管!”何玉瑶生气地走了。

## 第二章

何炳昌给何雨农倒上酒，慰劳他这一路辛苦，打听一路上这场江浙战争的情况。何雨农说，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的这场战争，其实去年就要打起来。后来几个开明绅士出来调停，发起了个“江浙和平协会”，进行弭兵运动，把虎视眈眈的几方人马拉到一起，签了一纸什么“和平公约”。但这张薄纸到底包不住里头熊熊燃烧的火，硬熬到现在，还是腾地燃烧起来，比预计的还要烈，死伤惨重。

何炳昌说：“怪不得，几天前我听到北面传来很响的炮声。看来是王芎的整军朝杭州打去。”何雨农摇摇头：“杭州已被孙传芳捷足先登了，卢永祥吃了大败仗，早逃进上海租界了。”何炳昌忧心忡忡地说：“早知这样，当初该让玉溪投齐燮元部去，却误撞误跌投了卢永祥。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何炳昌真是命不济，一儿一女都走了两条错道。”何玉瑶说：“爹，人又没长前后眼，这怎么算得准？

打来打去都在争些什么啊，最惨的还不是老百姓，生灵涂炭。”

何炳昌说：“还不是为了抢上海，上海滩，遍地冒金的上海滩啊，连我这个小米商都想动动脑筋占个地盘呢。”何雨农说：“齐燮元说上海是江苏的一部分，一定要夺回；卢永祥哪肯把到嘴的肥肉丢掉，坚决不肯放手，说上海是浙江的门户，一定要保持。这牵磨筛谷似的，出血的只能是老百姓。”何炳昌的筷子夹着一块肉，举到嘴边，悬在半空，过了会儿茫无头绪地问：“那——浙江督军现在是个哪个？哪派管着浙江地盘？”何雨农不以为然地说：“还不是孙传芳，做了什么闽浙巡阅使兼浙江督办，齐燮元兼淞沪护军使。你方唱罢我登台，这些军阀混战，我看哪个都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不过，我来的路上听到好多消息，说孙中山在广州组建了北伐军，要把这些军阀山头割草一样一个个都割掉……”

一大清早，鸿昌米行的门板刚一卸掉，门外就扑进三四条身子，随后是被撞痛的呻吟声。“可怜可怜吧，好心的老板，给点吃的吧。”“米行角落随便扫个地，就能扫出几把米，老板赏点吃的……赏点吧。”

米行伙计康老四大声抱怨：“郑掌柜，一大清早又滚进财神爷了。天天都这样，我们米行非发大财不可。”郑金宝从柜台后伸出粗短的脖子，吼道：“发发发，发你个大头鬼。天天滚进这种财神爷，叫何老板知道，非让你我滚出米行不可！还不快想办法让他们滚，滚得远远的！”康老四叫了几个伙计去拖灾民。这些人虽多日粒米未

进，身子骨却死沉沉，两手扳着米行门槛死也不肯放，紧紧攥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瞪着血红的眼干号：“救命啊，赏口吃的啊，米行里讨不到吃的，天底下还有讨吃的地方啊？天老爷啊——”

郑金宝腾地从柜台后出来，手里拎根棍子冲到他们面前，正想挥下去，一转念，脸上浮起一层油滑的笑意，蹲下身对着灾民说：“也真是可怜见的。这样吧，这里还有点米，陈是陈了点，不过填填肚子还是可以。”转过脸喊，“康老四，把昨天西仓库扫出来的米拿过来。”康老四迟疑着：“郑掌柜，那米，能吃吗？”郑金宝不耐烦地说：“谁说不能吃？米行里不是米还是砒霜鸦片啊？快去，看人家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康老四跑进里屋，拿出一簸箕米，缩手缩脚地递到郑金宝面前。郑金宝眼一瞪：“你还真是大了架子，让我给你打下手？”

康老四抖抖索索地把簸箕递到灾民面前，正眼都不敢朝他们看。他人虽粗俗，心眼到底还不坏，觉得到底是拿不出手。一个年轻的灾民往簸箕一看，不由露出吃惊的表情。那簸箕里的米，红的红，绿的绿，黄的黄，黑的黑，宛如被泼上斑斓的颜料。年轻灾民生气地说：“这米发霉成这样，还是人吃的吗？”身后一年长者拿过簸箕，搓了搓米，看着郑金宝，平静地说：“人吃得，畜生也吃得。畜生吃得，人也吃得。先生你说是不是？”郑金宝脸上的肌肉抖了抖。

年长者对年轻者说：“回去淘淘洗洗，还是能吃的。饥不择食，能有吃的就不要挑三拣四了，这都什么年头了。”他拿出一个空米袋，叫旁边的几个撑开袋口，抖抖索索地把米倒进去，灰白色的米

糠飘上来，气味又酸又臭。年长者连连咳嗽。他们拎着米袋正要走，身后传来一声喝止：“慢着！”

何雨农从里面出来，说：“郑掌柜，怎么能把米行里的东西随便送人呢？这规矩什么时候定下的？”郑金宝噎了噎，陪着笑脸说：“表少爷，咳，是这样，前两天清理仓库，扫出了几簸箕发霉的米，多数喂了鸡，还有一些——我看这几个饿得半死不活，就动了菩萨心肠，能救人一命是一命……”

何雨农笑：“原来我误会你了——你刚才说什么，发霉的米，多数喂了鸡？”郑金宝说：“是是，没错，本来是喂鸡的，不是人吃的。”何雨农说：“那他们——”指着几个站在门边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的灾民，“他们是人，还是鸡？”郑金宝说不出话，心想这何雨农真是暗算高手，刀刀点住准穴。何雨农对康老四说：“老四，我记得你当年也是逃荒讨饭到南山城的，饿昏在米行门口。现在怎么好了伤疤忘了疼，你不觉得他们就是当年的你吗？”康老四哭出声：“表少爷，我有罪过，大罪过，我不该做这种作孽事。”便跑过去抢过灾民肩上背的米袋。

年长的灾民不知所措地紧攥着米袋子不肯放：“不行不行，这米给我们了，你们不能说话不算话。”旁边几个也红头涨脸地围着康老四呼呼嚷嚷。康老四喊道：“表少爷，你快来啊，这事咋搞成这样咧？”何雨农呵呵笑：“各位，我这里有好米，大家为什么要攥着一袋根本不能吃还有毒的烂米不放呢？”几个人看看何雨农，不约而同地松开手里的米袋，袋口一开，五彩斑斓的米散了一地。郑金宝



急道：“表少爷，咱们是米行，不是赈灾行，何老板要知道这事——”

何雨农说：“郑掌柜，这事我有分寸。南仓库有几袋陈米，但完全可以食用，就赈济这几位难兄弟吧。账记在我工钱里，回头扣就是。”未待郑金宝有回应就往外走，“我去宁波送货，今明两天不回来了。”他将手里的草帽朝头上一扣，朝码头大摇大摆走去，外衣绑在腰间一晃一晃。

郑金宝指着何雨农的背影，抖索了好一会儿：“你你你，这人，这人怎么这么？这不是让我里外不是人嘛。”康老四瞅着他，小声说：“郑掌柜，南仓库的那米——”郑金宝不耐烦地说：“你就拿鸡毛当令箭吧，滚，别让我看见你！”康老四仍懵懂不解：“那您的意思就是把米给他们？”郑金宝怒道：“放屁，我啥时候说过把米给他们了？是何雨农说的，不是我说的，是那个不把我当掌柜的何雨农说的。你给我记得死死的，下次何老板查账，什么事都往那何雨农身上推，听见没有？别连累死我。”说罢气哼哼地朝柜台后走，拿过铁算盘“啪啪啪”一顿快打。

康老四把南仓库的几袋米搬出来。几个灾民绝处逢生，感激地对着康老四和郑金宝不停地磕头，郑金宝板着的面孔也有点挂不住了，挥挥手不耐烦地道：“走吧走吧财神爷，以后别一大清早滚元宝似的滚进这小米行，我就谢天谢地啦，走走走！”灾民们扛着米袋子欢天喜地地走开了。

米船开拔，缓缓离开南江码头，江面上的草屑、菜皮、浮沫朝两